

唐克雪 著

裸 性 生 灵

漓江出版社

裸性生灵

唐克雪 著

漓江出版

(桂)新登字03号

裸性生灵

唐克雪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29,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册

ISBN 7-5407-1649-5/I·1074

定价: 1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生 死 人 雄

公元一九九四年农历六月十二，当我在夏季的酷热中为这部长篇修订完最后一个文字时，午后的斜阳穿越窗户，将淡绿色的帘布混成一抹似是而非的生命想象涂在书桌上，这时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我故乡的那些战事，心中一阵怆然。

是的，发生在故乡那片山地的所有故事都值得我为之讴歌，但我无意请您同我追忆岁月的艰辛。事实上，当我受益于父辈的恩泽走出山谷，当我穿着军装书写一个青年的理想未来；甚至当我大学毕业真正步入文学生涯时，我都没有想过将幼小时听来的这些故事制作成书以告慰为之倾注毕生精力的父辈们。一九八七年，我受聘为广西作协合同制专业作家，领回一纸聘书，我满脑茫然。完成合同规定的创作任务无困难可言，难就难在我不敢轻易下笔了。这时候我回故乡看望闲居在家的父母，在父亲与他一个参加桂北地下党并创建游击队的老同事的闲聊中，我忽然感到要写写他们。于是我背起简单的行囊，在桂北绵延不绝的群山（我愿献出真诚的大松山），走访了数十位参加那场战争、又因种种原因而滞留那里的老游击队员。他们邀我坐火塘喝苞谷酒回忆往事，他们抱孙儿蹲在太阳晒得温暖的墙角指点远山的旧战场，他们在山坡上牧养小黄牛时从山风倾听当年的金戈铁马。那时

候他们刚刚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二十四元老游击队员津贴费。这微薄津贴亦令他们感恩不尽，都说血没白流。这点津贴确实使他们比没打过游击的老人多了喝苞谷酒或贴补儿辈不足的宽裕。这使得许多没打过游击的老人到处找人证实自己确实打过游击。父亲就曾作过这样的证人。我无法证实这样的“证实”有无水分，但我为老人们这样的行为深深感动。我不知当年他们的游击战争是否就是在这种充满古典情调的氛围中进行的。我一口气写了八部叙述他们眼前心态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我尽量避开战争在所难免的惨烈，而那种惨烈却像恶梦一样纠缠着我。我寝食不安，我决定写一部长篇讴歌他们在战争面前的一份坦然，就像父亲为他自己都不清楚是否打过游击的老人作证时的那份坦然一样。

这时候，妻子六甲在身，我也快当父亲了。

这时候，父亲进城了。他是来向我们表达抱孙子的强烈愿望的。妻子是银行职员，他们是半天轮班制，因此她上班之余还得步行到市场买米买菜以帮助我和父亲将山里男人对生命的那份理解写进小说。

在那同样炎热的季节里，妻子顶着肚子为我做家务，我为父辈的业绩写小说，父亲怀着抱孙子的愿望读我的书稿等待儿媳的产期。使我讶然的是，对往事已淡漠的父亲，竟常为我的小说苦思着什么，有一次竟当我的面，捧着书稿热泪盈眶。我想这是小说叙述的情景使老人家无法忘却生命的艰难吧。

小说完稿后，我头一天将书稿送到漓江出版社，第二天将妻子送到桂林市妇幼保健院。

妻子在保健院待产十天，剖腹产下重七斤八两、身长五十四厘米的胖儿子。

父亲驱车保健院，抱着小孙子展开满脸岁月刻下的皱纹，连说这辈子他死也瞑目了，随后父亲便只身回了乡下。走前告诫孩子八字硬，百日不给出远门。父亲回去不久便病倒，拒绝就医吃

药，就在孩子百日那天，父亲悄无声息走完他的一生坎坷。父亲是一位老游击战士，同时是方圆数十公里闻名的风水先生和易学高手，因了他对孙子的厚爱和对这部小说的真情，我便很难破译他在孩子百日这天去世的某种奥秘了。

孩子现已三岁，会说苏东坡“明月几时有”的长句和近十首五言唐诗，还能拿笔歪歪扭扭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他自己的名字，英文的二十六字母能疙疙瘩瘩读完，数数能数到一百了。进暑期幼儿班两个多星期，回来能用彩笔画出很形象的太阳公公和月亮娘娘。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亦经过了三年漫长的等待，将要与世人会面了。不敢肯定它是否畅销，但我肯定它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文化小说。也许，因为它不到出版社限定的最低订数作者不但没有分文报酬，反而要填补一笔钱，但出版初衷不改，仅仅是为了我那好强的民族和父辈们面对惨烈的一份坦然，以及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们。

而生命，便是坦荡，便是赤裸。

感谢漓江出版社的聂震宁君、李海鸣君、庞俭克君、廖润柏君、桂林独秀水泥总厂的石顺谷君、唐文斌君，他们对这部长篇的出版，给予了不少的支持和鼓励。当然，我更得感谢妻子和已故的父亲，没有他们，也许这部小说便半途而废了。小说出版后，我会带一部回故乡，在父亲的坟前焚香拜祭，告慰安葬故乡山群之巅的在天之灵。

一九九四年农历六月十二 于桂林灵川旧居

上卷

引子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重阳。东洋鬼子势如破竹杀来广西。那时，国民党驻桂部队大都西撤。只有桂林守军一三一师誓与桂林共存亡。全军将士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师长阚维雍阵亡。每一寸沙场都渗透了官兵的悲壮热血。

只有小股散兵突围南走，其中有民国二十二年桂北瑶民大起义第三路元帅盘虎林和部分义军。他们曾在抗战初期受共产党指派加入了国民党广西学生军。学生军解散后他们编入桂林守军继续抗战。就在他们狼狈不堪沿江溃逃时，一支衣着装备亦匪亦盗式的队伍，正趁暮色苍茫冲过漓江，以十分不规则的作战方式向狂欢中的东洋人发起了攻击。他们擂响的山羊鼓和着枪炮的轰鸣惊天动地。鏖战整整三天三夜，他们被赶下漓江，饮恨江中。某日凌晨，黎明前的天幕苍灰滞重，有十来条疲惫的黑影爬上朝雾迷濛的江岸……

尘世沧桑，桂林守军的英勇已公正地写进青册。而这支欲一试威风而又几乎全军覆没的队伍的事迹，却仅仅是我故乡山地一段鲜为人知的野史。

第一章

同我一起吟唱长歌吧——

盘王我的祖先哟啊啰喂

开天辟地是你我的祖先

造稻子苞谷是你我的祖先

造泥土石头是你我的祖先

造州府官民是你我的祖先

造飞禽走兽是你我的祖先

造山歌欢乐是你我的祖先

你天恩浩荡来到人间

你匹马单枪退走蛮兵

你高唱山歌来我千家峒

柚子叶烧水为你洗征尘

月挂中天你来哟我的祖先

月挂中天你翩翩而来我的祖先

官中有三万善女迎候我的祖先

官外有三万善男听从我的祖先

他们都是你和公主娘的好子孙

他们都在你的威名下长大成人……

盘王爷爷我的祖先哟啊啰喂

你的浩气化长虹挂去九天

你的英武果敢传给了儿子
他们力大无穷武艺高强
他们的箭簇洞穿三千座山
他们的长矛力摧三千道岭
面对公山羊他们群情澎湃
箭上弦弓在握等阿妈令下……
盘王哟我的祖先哟啊啰喂
安息天官吧我的祖先
六个长鼓敲响了山摇地动
六个长鼓敲响了地动山摇
纵有三万公山羊也给吓死
你的儿女官前为你保驾……

大松山。山的腹地有河名桂江。桂江有一条来自我故乡的支流名榕水河，河的源头有镇名鲤鱼渡。

这一天的到来似乎很迟缓。昨晚躺床时月亮都没出山。龙林记得自己是坐在楼台上吸完一锅草烟才进房的。当时他将烟锅往冒出血腥味的破草鞋磕了磕，又伸出污脏的同样杂留有血腥的手指抠尽锅里的灰垢，才啪地扔到一旁呆望着他的盘巨禄的脚边，盘巨禄没有捡。盘巨禄的婆娘九娘娘用木盆端来热水叫龙林洗洗脸。龙林站起，没有接手巾，而是张开两臂搂住了九娘娘。龙林和九娘娘一同走进房间，他提议要一丝不挂地睡，他们刚要脱衣服，盘巨禄推开破朽的木板门，告诉龙林矮墩来找。龙林不耐烦地说叫矮墩找友林去，说完他在盘巨禄酸溜溜的目视下将头钻进已赤身仰在木板床上的九娘娘的两个巨大的乳峰之间。龙林一只手绕过九娘娘的脖颈，使她半侧过来面向自己，另一只手摸向九娘娘的大腿。抓住九娘娘那团肥肥的软肉时，他用暗力捏弄了一下。九娘娘说他的手有东洋人的血，他说那是公山羊的血，不用

怕。一共只说了这两句话，完事后九娘娘穿了衣服走出去。龙林听见她和男人烧火塘的响动，听见盘巨禄胆怯地说东洋人占住县城了。龙林想狗屁的东洋人还真能打。他们的枪真正好，清脆得震耳欲聋。他们真敢打来大松山么？龙林不相信他们敢打来大松山。因此龙林很快睡憨了，恍惚中又置身到桂林打东洋人的那个惨烈之夜。那时因为天黑，龙林没有看清东洋人嘴筒子是否长着山羊胡，他就没法想象他们的确切模样。只记得他们都是矮墩结实，不像公山羊那般清瘦。龙林在梦中也暴喝了一声打，他扳响了驳壳枪。他手下的人跟着砰嘭砰嘭放汉阳造。这汉阳造是共产党红军长征路过这儿留给他们的，扳一下，拉一下栓子，填进一颗子弹，瞄准又扳。龙林看见有几个东洋人在枪声中倒在篝火旁，很是兴奋。他很难想象后来是怎样被赶下漓江的。江岸平展，没有更多可藏身的地方。龙林躲在一块大石头后监视着端平三八大盖逼上来的东洋人。重阳时节的上弦月已经很光亮，天空湛蓝，能清楚地看见背着月光冲来的矮墩结实的东洋人。那一刻龙林断定自己完了。那一刻他哪样都没想，只想九娘娘姣好的模样和她的大奶子。随后他拔下背上的大刀片，那是洪秀全闹太平时路过大松山留给祖先的刀片。民国二十二年秋冬之交，和现在几乎一样的季节，我们家族众多汉子曾背过这样的砍刀，在大松山的另一方山地抗击过国民党汉人武装。那时龙林在桂林读书，他是接受地下党指示参加国民政府开发瑶山教师团回莽山的。然而他很快受隐婆婆蛊惑，上宝界山投了雷五子的绿林队伍，随后他很令人吃惊地遗忘了在桂林的经历。他的武勇使雷五子心悦诚服，将帅印交与了他。在漓江边他就靠这股武勇，挥着那把砍过汉人头壳的刀片率先冲进东洋人堆里。他的砍刀很管用，他左手抓住捅来的三八大盖，右手一抡砍下了很多东洋人的山羊头。后来友林和矮墩不由分说地扯他跳江，除了他们跳江的几个，其余都被三八大盖上的刺刀捅倒在江岸。狗屁们确实能打，但龙林又想再能打，

谅他们也不敢打来大松山。基于这样的想法，他才在楼台上做那似是而非的梦。

然而他在半夜就醒了过来。窗台上洒满月色如水的银光，木楼周围的群山亮如白昼。子夜的风很凉，从木格子窗棂透到龙林的床上。龙林把扔在一旁的衣服用脚趾夹住扯上肚皮，这样他想起睡着前和九娘娘做的那种事。不知为哪样九娘娘这个晚上没有陪他。龙林也不好过去把她从盘巨禄怀里抢过来，他的胸腔里仿佛有股烈火在焚烧。九娘娘越是这样不陪他，这股火就烧得越烈。龙林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睡了，他披衣走出楼台。火塘里还残存着没熄灭的炭火，旁边小方桌上的油茶碗也没收拾。这油茶无疑是九娘娘替来客打的。居然有好几个碗。是哪些人来了？居然没有喊醒他龙林！龙林有些沮丧地坐到火边。一会又心神不宁地走到楼栏，斜靠楼柱愣怔半天，才坐到条凳上装草烟吧嗒。

秋夜宁静，山谷间浮着迷茫的月霭。大松林由晚风轻推着发出恬淡的低语。对面山头偶有夜猎者毫无顾忌的山歌，追着另一个山头夜游狼般的长嚎，在清风中飘得很远很远。猫头鹰甚至敢飞到楼檐上啼唤，然后扑楞着翅膀划过夜空，钻到山腰下的森林里寻找酣睡着的山鼠。月色使整个天地变得温柔。

偏房里，九娘娘和她男人发出阵阵带着汗酸和潮湿的微鼾。

没有犬吠。大松山没有因为东洋人打到县城而惊慌失措。寨子和群山在静谧的月光中甜睡着，大松林没有因为秋天的缘故而干燥。森林里甜润清新的、夹杂着野蘑菇幽香的气息，随晚风习习吹进楼台上吧嗒草烟烦躁不安的汉子心田。于是汉子在烟雾和月光的朦胧中逐渐安静。

月亮往西天移了移。夜则更静了。天空海一般湛蓝而深邃。没有几颗星子。最耀眼的是跟在月亮后边漫游得轻巧而执著的三两行星。还有那颗镶嵌在西山顶空的恒星，也在清澈的月空中闪烁得不屈。年少时龙林晓得那颗恒星的名字，晓得它夏历三月就

出现在东方，农历十月底就不知不觉地西移消逝它永恒的轨迹是否昭示着某种命运？龙林来不及破译就等来了这种斜依楼台吧嗒草烟的日子。

楼台上的汉子已经吧嗒完一锅呛烈的草烟，他又装上一锅。他就是在装这锅草烟的间隙中无意发现了那颗遗忘已久的、其实会移动的恒星。于是他恍惚看见了那颗恒星下，一个蓬头垢面的妇人牵着一个女娃的手在沿途乞讨。那就是在莽山时由隐婆婆的山歌导引而来的他的婆娘。小女娃是他们东躲西藏时养下的。这时恐怕可以放牛山坡了。她们现在何方？就在恒星之下的山上。

于是就多少有点惭愧。于是又闻听九娘娘和盘巨禄带着汗酸和霉臭的微鼾。他倾耳听了听，颤抖着手打燃火镰点草烟。

楼台上的汉子吧嗒着草烟走下楼台。

同一个夜晚，同一轮月亮，月光还是以同样的温柔铺向这面山坡。山坡上同样坐东朝西并列着几幢简陋的木楼，在对面很远的山头可以看见木楼上飘忽的微弱的猪油灯火。七毛在很远的山头看见这几处灯火时，月亮已西斜得很厉害。他的步子走得也很飘忽，他走下一道山脊，感到有个孩子似的影子不远不近跟踪他。七毛没在乎，无论是人影或鬼影，他都不在乎。月光依旧是很明媚的。山地上银装素裹般整洁。那颗坠在西山顶空的恒星还闪烁着深不可测的光亮。黎明迟迟不来，七毛的感觉是又想睡又没法入睡。

七毛走到一家木楼。七毛走上吱嘎吱嘎响的楼台。矮墩抱一杆汉阳造靠门框呼呼困觉，七毛踢他两脚。矮墩在梦中哎哟呀呀怪喊两声，身子打懒腰伸直，脑壳枕到门槛，睡得更舒服了。七毛又踢了他两脚，他还是没醒。七毛就抬腿迈过他的身子，踩着猪油灯摇曳的光亮走进楼房。房里随意搭着几张板子床。友林几个人七扭八歪横在床上。七毛拍拍友林的脑壳。友林翻身靠墙，

没醒。七毛跳上床推他两把，还是推不醒。这些狗屎们都睡死了，七毛骂了两句狗屎之类的粗话，无奈地出了房子，沿楼台组成的走廊挨个查看了另外几座木楼。这几座木楼没点猪油灯，月光从楼台的木栏照进来，越过窗台如水般倾泻到空空如也的房间。那些板子床上还堆着乱七八糟的日常用具，板壁上也挂着不同装式的衣服。十天以前，这些东西还拥有自己的主人，然而仅仅是十天时间，他们的主人在雄心勃勃跟七毛北上桂林割公山羊变的东洋人脑壳后一去不回了。他们或许已经葬身鱼腹了。想到这点七毛很伤感，伤感的时候更没法入睡。月亮不落山，黎明迟迟不来，天亮便成为一种侈想。

月亮在大松山顶空自由自在滑翔，她的光彩无私地抚摸莽苍的大松山和郁郁葱葱的大松林，间长在大松林中的毛竹在月光下更显挺拔。跟踪着七毛背影而来的那个少年就站在一莛挺拔的毛竹下判断木楼上的灯火，判断着在楼房间走进又走出，又显得神不守舍地在楼台上徘徊的壮汉。他看见那汉子在一个楼台上遥望月亮吧嗒草烟。这时西斜的月光终于照亮了这个神秘汉子的整体轮廓，他左腮上的黑痣和七根须毛在月光下一点都不模糊，他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绿林好汉盘龙林！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七毛！七叶妈说，盘龙林是转世盘王爷的生身阿爸，是护王保驾奉天军的第一路元帅。他脸上有一个大黑官印和七根龙须，龙须长到三丈三，瑶人举旗夺江山。盘龙林总有一天要率奉天军割鲤鱼渡保安团李团长的脑壳。这些话七叶妈不厌其烦重复了整整五年。五年前少年从鲤鱼渡的黑大门跑进大松山并由七叶牵上这家木楼时还是个孩子，如今他长成大少年了。十五岁的少年在大松山逛荡了十多天，一点都不知道他所崇拜的英雄好汉们已被打败而归。他在毛竹下思索了很久很久。夜晚静谧得吓人，月光使楼台上汉子的脸纸样灰白。那汉子吸完一锅草烟进了房，他张嘴欲喊，但又怕惊动房子里的人。又一想时不可待机不再来，于是他

便跳出毛竹的暗影往楼上跑。

偏偏遇上脚踢不醒的矮墩被尿憋醒，他迷迷糊糊起身下楼，在楼梯口与匆匆跑来的少年撞了个满怀。他被惊醒，便喝问一句口令。少年不着边际的回答把他的尿吓在了裤裆里，他三跳两跳转上楼，摸过汉阳造哗啦一下拉开了枪栓。

“黑啦！”他这样喊了一句。

屋里友林几个人还在酣睡，龙林起初以为是矮墩喊梦话。当时他正躺在一张空床上吧嗒草烟等待天亮。他没在意。忽然清脆的一声枪响划破夜的宁静，接着是滚动楼梯的响动和一个陌生的还是娃仔似的叫喊声，他终于想起了跟踪自己的影子。他不慌不忙地摁灭草烟，把烟锅插在腰带间，很威武地走出房。

友林几个也跑出来。矮墩已威武地用汉阳造逼住躺在地上捂着肚子叫喊的少年，月光照亮他被枪伤扭曲的圆脸，他捂住肚子的手已被血染得通红。他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慢慢走来的龙林，他终于喊出声。

少年说：“龙林阿哥，我要跟你杀公山羊。”

字正腔圆的大松山瑶话，直呼其名的家族亲近，使所有在场者为之一惊。龙林踱到少年跟前，少年捂着受伤的肚子想咬牙撑起，但伤势和大量持续流血使这一想法变成徒劳。龙林使劲拉开他的手，左下腹有个拳头大的窟窿，白花花的肚皮野茶花似地翻开，手一松，一截肠子热乎乎滑溜溜挤出。少年痛喊一声，昏死过去。龙林三两下扯烂身上的麻布粗衣，将肠子塞进去，死命捆紧。他忽然跳起给了矮墩一脚，友林眼疾手快，扶住就要跌倒的矮墩，命令他和另一个人把少年抬上木楼。

“把自家兄弟打死了，老子收你的命。”龙林冲矮墩的背不住地骂。

友林解脱说：“算了，矮墩怕是走火，我去找药。”

龙林说：“他守夜困觉，困死了，老子踢两脚都踢不醒。你

去喊九娘娘找隐婆婆，我去找药。”

直到这时东方的天空才翻上鱼肚白。

这时候，忽然从鲤鱼渡方向传来隐约的、然而却是极其猛烈的枪炮声，龙林和他手下的人就是被这种枪炮声打下漓江的，龙林不禁心有余悸地侧耳倾听。友林在一旁告诉他，东洋人是前天中午追来鲤鱼渡的，怕是和保安团干上了。龙林生气地跺了一脚，说友林你快去找隐婆婆。友林飞也似走后，龙林还是处在那种不快的坏情绪中在原地来回踱步，仿佛困在铁笼子的饿虎。直到又一次听到被打伤的少年痛切肺腑的喊叫，他才想起采草药。他钻进林子，林子里还是黑夜。月亮这时又坠落群山了，东方浅浅的晨曦难以抹去林子的模糊。龙林找不到那种喊乌鸦屎的攀崖藤，而目前只有乌鸦屎才能止住少年肚子里的血。龙林鼓着眼睛在一堵陡崖前寻找着，终于找到了乌鸦屎藤。他扯了一大把，边往木楼跑，一边把乌鸦屎塞进嘴里嚼。乌鸦屎又苦又涩又辣，偶尔咽进肚里一些汁，吃得眼冒金星直淌泪，但是龙林义无反顾地边跑边嚼。山路渐渐明朗，他高兴地想天亮了。

鲤鱼渡的枪炮声仍随着沿山脊吹来的山风滚来。

矮墩在楼台上朝龙林张着双手喊：“鲤鱼渡打起来了。”

龙林骂道：“喊你妈个屁！快把药敷上。”

龙林扶着栏杆往鲤鱼渡方向遥望，山群挡住视线。除了偶然间有几道划过晨空的长虹般的炮火，什么也没看见。

第二章

就在龙林率领手下一批人马雄赳赳开赴桂林的那些日子，那伙在桂林被东洋人打得溃不成军的败兵来到了鲤鱼渡。他们下船的时候已是黄昏，西斜的太阳照耀着鲤鱼渡风格别致的江岸和楼房，岸边的榕树也像镶上了一层白光。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当他们走上那条由我们的祖先用青麻石板铺就、自码头直通街镇的道路时，发现两旁竟站着两行挥舞着小彩旗欢迎他们的队伍。排在最前面的鲤鱼渡乡中心校的小学生们敲着皮鼓向他们呼喊着急动人心的口号。化名杨青的盘虎林曾因为共产党员身份的暴露而从桂林躲来这里教过两年国文。走在败兵队中的他发现白发苍苍的老校长也站在队伍前面，亲自擂响需要四个人才抬得起的大山羊皮鼓。杨青冲过去紧握住老校长的手，激动地说：

“学生我现在是败兵。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他别转脸不敢直视老校长苍老的面容。

老校长说：“莫泄气，孩子们，鲤鱼渡晓得你们打死很多东洋人，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败军的中尉连长肖含，是鲤鱼渡对河青岗岭人氏，他的小学是在鲤鱼渡中心校读的。老校长不认识他，但他认得老校长。他叫虎林带队去乡公所，自己走到老校长跟前，叫他冯先生。

肖含说：“冯先生，您大概认不得我这个旧学生了。我姓肖，喊肖含，是青岗岭肖大鹏老二。认得了么？”

冯老校长还是那么激动地说识得识得。他又说随县党部县政府逃来很多桂林的学生，他们对鲤鱼渡人说你们守军打东洋人很勇敢。这话使肖含和杨青眼睛一亮，几天败逃的忧愁为之云散。他们彼此会意地点点头，朝冯老校长抱拳道别。

此时冯老先生朝着走远的肖含和杨青的背影，羞愧却又轻松地噓了口长气。他将鼓槌随地一扔，对学生们挥挥衰老的膀子：

“回去吧。回去吧。”

学生们一哄而散。围观的、或由乡绅们出钱雇来欢迎的镇民们也一哄而散。有几个胆壮的半大娃娃尾随肖含和杨青来到乡公所看热闹。肖含、杨青满有把握地往乡公所走去。

乡公所内冷冷清清的，虎林指挥队伍有秩序地分坐在院子里的草上。乡公所的构造与临江木楼有所不同：四排两层的木楼把山脚的一方空地围得严严实实，大门旁有一个炮楼似的瞭望塔，塔上没有乡警值班。等了很久，没见有人来打招呼。夕阳呼地坠下山岭，门口外看热闹的野娃娃由惧怕转到吱吱喳喳放肆地议论着指点着。随后他们大胆地挤进大门，围观着囚徒般的这伙败兵。

肖含在船上宣布的尊重当地乡民风俗习惯、不动当地乡民一分一毫的命令，马上对一三一师的官兵失去了作用。狗屙的，他们是不是嫌老子们没把命丢在桂林啊！他们这样嚎叫着，站起来操上枪，要往外冲。虎林吼住他们。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三一师的上尉连副，要往外冲的那伙人只知道他是个敢于和克扣军饷的长官玩命的老兵，而他们更知道要不是他亲自横一挺机枪杀开半条血路，他们都可能和死去的弟兄一样饮恨沙场。他们不甚服气地坐回原地看着虎林和肖含交头接耳，他们的肚子咕咕咕叫得山响。

虎林说：“为了赶路，弟兄们只是上船前吃了点干粮。”

肖含说：“不对啊！乡公所的人跑哪去了。这哪像欢迎我们的